

秋雨缱绻牵情思

□雷锦

岁月不及念，一晃又一秋。转眼间，秋天成了故事的结尾，冬天又成了新的主题。我在秋季的最后一天，写下这些文字，以表达对岁月的眷恋。

立冬前夕，一场辞秋迎冬的秋末“收官之雨”像是一场盛大的季节转换主题仪式，持续了整整两天。若在往年此节此时，早已白雪飘过，给大地披上银色的袍裳。

可是今年到了11月5日至6日，秋末最后的绵绵细雨仍淅淅沥沥下个不停：一会儿，豆大的雨点砸在地上、房上，噼啪作响，如同有节奏的鼓点全天候伴响在人耳际；一会儿，雨点又拉出长线，织出一扇扇水珠帘子，挂在高高的天幕，让人观感犹如雾里看花；一会儿，雨水又蒸腾起浓郁的雾气，氤氲出一片烟岚云漫的迷茫，使苍穹显得一片朦胧缥缈，依稀呈现出“远山青黛，近水含烟”的山水图画，给人以虚实相间的视觉享受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在冬季来临前夜，降

雨竟达两天两夜且不肯退场实属罕见。仿佛一位老者给后人讲述冗长的历史章回小说，情节跌宕起伏不容停顿，忽而高声激荡，忽而低音沉吟。仿佛是季节更替时暮秋不忍离去的伤心垂泪，又抑或是“绵绵细雨情未了，不见飞雪心不甘”的执念等候。

不管我怎么去猜想，但秋末细雨的降落是慷慨大度、毫不吝啬的。它似乎要把春夏两季降水的亏欠都要补上，以润物细无声、见而不留影的渗透方式，把自己融入大地，浸入植物的根部，化作来年滋养的水分，为大自然努力作出自己最后的贡献。雨的无私和坦荡，直让人倾心敬佩。因为它缓解了秋季大地的旱情，为来年万物生长积蓄了能量。

我知道，雨与雪的降落形式不同，补给植物的方式及效果也有区别。雨，奉献的方式是不显身姿，即现即逝，满足人和植物对水分的需求是直接的。而雪，则选择在气温较低的环境下降落，其方式是先

降、后积、来年再融浸，给水的方式是间接的。

一场好雨，带来的益处不胜枚举。我出门看到，连绵的雨水把残枝败叶洗刷下来，让其变湿再发霉，待来年春季腐化成养料，补给土壤有机质。眼前这场秋雨最大的效应是，将我们周围区域的空气净化得纯净清新，马路也被洗得纤尘不染，没有了尘埃的飞扬，让人感受的是清新和心旷神怡。雨天尽管略带寒意，但还是让人感受到秋末最后一场雨的眷恋和柔情。

再过一天就进入冬季了。秋去冬来的最大标配是寒冷降雪，而今年的昌吉市区却降成了雨。除却气候因素外，在我看来，秋末降雨久久不愿化作玉花飞雪，是苍天为了延长暖阳秋日，给人们留下换季的念想，或是作一场让人记忆的告别。

于是，我深谙此理，十分珍惜这场“再见雨”的降临，便有意行走在雨中，去感受它凉中带润的柔情蜜意。我便不打雨伞就出门，让雨点落在脸上、浮在身上，继而再

去擦拭，感受那露天淋浴的酣畅爽快。两天内，我不时多次出门感受临冬前这场秋雨的洗礼。因为在漫长的冬季中，再看不到这样情意绵绵的降雨，更体会不到那种在雨中漫步时的惬意情趣和美好遐想。这，便是我对这场雨的情有独钟。

嘀嗒，嘀嗒……雨点仍在窗外落个不停，那嘀嗒声敲打在我的心头，好像提醒我要记住它的声音；那空中拉长的雨线，一丝丝、一条条，如珍珠项链，牵动着我的根根神经，使我发散更多联想。这时，我将这场降落在秋末之时、交季之际的秋雨，看作是即将作别的好友，我有点依依不舍，生发出特殊情感。我想，同样的节点同样的降雨，再见它的时候应该是来年的秋末此时，那或许在预期里能遇见，也或许就根本无法邂逅……

我内心泛起一阵莫名的惆怅。在难以预测的未知中，我默默地将期待化作一句心语：“再见！感知时节、牵动情思的秋雨。”

换岗

□王硕

十一月底的海南，风还是暖的，裹着海水的咸湿扑面而来。本该是一趟悠闲的旅程，却被一纸体检报告拦腰截断——临行前为母亲做的健康检查，几项箭头突兀地指向了需要深查的方向。度假的欢欣还未铺展，便被担忧悄然覆盖。无奈，我们只能搁置了看海的计划，辗转来到海南本地一家医院。

医院大厅穹顶高阔，人群如潮水般流动，各种电子屏、指示牌闪烁着冰冷而高效的光。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与焦虑混合的气息。母亲紧紧跟在我身后，手里攥着我塞给她的病历袋，像个初次进城的孩童，眼神里有不易察觉的慌乱与依赖。她不时抬头看看那些复杂的楼层索引，又很快低下头，目光最终落回我的背影上，仿佛我是她在这片陌生海域唯一的浮木。

就是在那片令人目眩的嘈杂里，我们路过了一排自助贩卖机。它们静静地矗立在墙角，屏幕泛着幽幽的蓝光，在周遭的喧嚣中，竟显出几分异样的冷清与疏离。母亲在那台机器前停下了脚步。她眯起眼，微微前倾着身子，试图辨清屏幕上跳跃变换的图标与文字。她的手指抬起又放下，悬在半空，像试探一块滚烫的铁。

那一刻，时光仿佛被骤然拉回我的童年。缝纫机的咔嚓声如在耳畔，母亲脚踏踏板，手指翻飞，布料便听话地变成我身上崭新的花裙；厨房的香气氤氲而来，她只看一眼灶火，便能精确掌控菜肴的生熟。她认得田野里所有能叫出名字的野菜，能解答我所有古怪陆离的疑问。那时的她，是我整个世界的构筑者与守护神，无所不能，巍然如山。

“妈，想喝什么？”我靠过去，指尖在屏幕上轻点。她似乎松了口气，肩头微微一松，却又因此显得更加无措，声音轻细：“都可以……你定就行。”我选了瓶矿泉水，扫码，支付，伴随着“咣当”一声轻响，瓶子稳稳滚落。我拧开瓶盖，递到她手里。她接过去，小口喝着，眼神却始终停留在我脸上。那目光清澈，盛着一种近乎孩子气的、毫无保留的惊叹。

“你怎么这么厉害？”她忽然开口，语气里满是真实的困惑与折服，“你也是头一回来这家医院，怎么什么都清楚，什么都会操作？”

那句话，轻得像一声叹息，却在我心里撞出沉重的回响。一丝酸楚的暖流，从心尖缓慢地扩散开来，润湿了记忆的纸页。

是从何时开始，那棵为我遮风挡雨的大树，也需要我为之撑起一小片晴空了呢？大约是从岁月悄然爬上她的鬓角，从病痛叩门之后。她的世界，曾如她手指下的针脚般缜密流畅，如今却不得不面对这些由数码与程序构建的、飞速迭代的新秩序。而此刻，在这座充满陌生气息的医疗迷宫里，我捏着那些她看不懂单据，辨识着她不熟悉的指示，操作着她感到畏惧的机器。我成了她的导航，她的翻译，她与这个崭新之间，一座小心翼翼搭建的桥梁。

原来，生命的旅程就是这样一场漫长的、温柔的“换岗”。她曾用青春为我铺就认识世界的路，如今，轮到她搀扶着我去适应这个世界新的轮廓。角色悄然对调，但爱从未改变流向。它只是从汹涌的江河，化作了静默深沉的暗河，在我与她之间循环往复。

我轻轻握住她的手。她的手有些凉，皮肤松弛，能触到岁月留下的、微微凸起的脉络。就在这一握之间，我忽然无比清晰地意识到：我此刻牵着的，不仅是需要我照顾的母亲，更是我来时的路，是我生命最初的温暖与力量之源。是她曾经的“无所不能”，塑造了今天能应对这些“未知”的我。

所谓成长，或许就是终于有一天，你发现自己有了温度和力量，可以将当年汲取的暖意，缓缓地、坚定地，回馈给那个最初给予你一切的人。而那句“你怎么这么厉害”，便是这份绵长爱意最动人的回响。

母亲的老屋

□潘淑华

我的家乡达坂沟坐落在天山脚下，是木垒县一个淳朴的小山沟。

母亲的老屋就在达坂沟沟口，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建造的老式拔廊房，土门土墙，传统的木小方格窗户，外层用纸裱糊着，用来遮风挡雨。岁月悠久，经历沧桑，远远望去，老屋就像一位颤巍巍的老人，已是老态龙钟。屋顶和墙外多年失修，屋内的墙上刻满了深深的岁月印痕，斑驳不已。

2002年，家庭条件稍有好转的二哥把母亲的老屋进行了改建，建成了砖混结构的房子，母亲的老屋成了一段永远定格在我脑海中的记忆。2015年，老屋前后的田地整改复耕。之后的春天，草长莺飞、花红柳绿；秋天，层林尽染，硕果累累，达坂沟的乡亲们亲切地称老屋为“潘家大院”。

2012年1月27日，与病魔抗争了8年的父亲离开了我们，留下了孤零零的母亲。自父亲去世后，母亲就独自厮守老屋里，兄弟姊妹轮流陪护，后期干脆与二哥一家合居。我们曾几次劝母亲搬离老屋，而母亲

总是摇头摆手执意不肯。

就在父亲去世不久后的一个周末，我们回家看母亲。母亲悠悠地说，昨天上午睡觉时梦见父亲了，还像往常一样，拿着小毛毯给她轻轻盖上。说话的同时，母亲的眼角渗出了沧桑的热泪。

老屋里装着母亲的一生，珍藏着母亲的所有情感。在这所老屋里，母亲以一个女性的温柔贤惠，尽到了妻子的责任；在这所老屋里，母亲以一个女性的伟大博爱，养育了我们兄妹7人，付出了所有母爱，让我们长大成人，就像出窝的小鸟一般飞了出去；在这所老屋里，母亲又经历了人生最大的痛苦和悲伤，送走了与她相濡以沫近60年的父亲。

在老屋的正墙上，挂着一个木质相框，有一尺见方大，上面镶满了她子子孙孙的照片。阳光和微风透过窗棂，在屋子里流动，静静地守候着岁月里的点滴幸福。这种祥和和心灵的平静，是一种享受，不由得在内心浮起一缕淡淡的满足。母亲时常独自

静静地坐在老屋，或闭上双眼或用手触摸。她在感受、在聆听、在追寻那些永远也不会复返的往事，那些美好的时光……她能在这所老屋里重新看见老伴的音容笑貌，回忆起她与儿子女儿们在一起的那些幸福快乐的情景……

老屋，是驻扎在母亲心里的一棵常青树，是她一生的眷恋与情结，是她生命的依托。只有老屋，才是她住得舒心、安稳和踏实的地方。老屋是她生命的根，延续着她的生命。

当我们带着疲惫委屈回到家中，母亲就会用饱含慈爱的手为我们抹去衣襟上的风尘，抚平心灵的创口。母亲还会静静地聆听我们的倾诉，并不时插上一两句宽慰的话或投来一个鼓励的眼神，顷刻间，儿女心中的种种不快就会烟消云散。走进母亲的老屋，就不会再会沮丧，会用满腔热情去细细体会生活的甜美。无论我们栖身何处、浪迹何方，对母亲的老屋总有一种深深的牵挂。

我那些不会说话的“老朋友”

□孙亚君

每天上下班穿过滨湖河，总要与一群不会说话的“老朋友”打个照面——那片高个子的白杨树林。它们像一群穿着银色制服的巨人，挺拔的树干直插云霄，叶子在阳光下闪着银光，仿佛在玩“看谁长得高”的游戏。每次路过，我都会忍不住抬头，对着它们做个鬼脸，心里默默说：“嘿，今天又长高啦？”

这些白杨树，总让我想起小时候在村里的日子。村口那条土路两旁，整整齐齐地站着一排排白杨树，像一个个站岗的士兵，威风凛凛。风一吹，它们的叶子就哗啦啦地响起来，像在开一场热闹的派对。那时候，我总爱在树下玩耍，听着树叶的“歌唱”，仿佛整个童年都被它们温柔地包裹着。

白杨树，可能是最“接地气”的树种了。它们不像松树那样神秘，也不像柳树那样柔美，但它们却有着独特的“超能力”。比如，它们是世界上长得最快的树种之一，一年能蹿三四米，简直就是树木界的“竹笋精”。而且，它们对土壤一点儿都不挑剔，贫瘠的戈壁滩、盐碱地，它们都能扎根生长，简直是植物界的“硬汉”。

在农村，白杨树可是顶顶神气的“功臣树”。田间地头、沟渠旁边、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，到处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。它们不仅是防风固沙的好帮手，还能派上各种用场：枝条可以当柴烧，树干可以打家具、做屋檩和栋梁，连农具也能用它们制作。可以说，白杨树陪着

那个年代的村庄，一起用力地生活着，是村里人的“贴心小棉袄”。

我常常停在树下，摸摸那光滑的、泛着青白色晕斑的树干，仿佛能感受到它们体内涌动的生命力。抬头看，它们的枝条紧紧收着，用力又坦荡地向上伸展着，像在说：“我要长得更高，看看更远的世界！”白杨树的叶子，也是圆滚滚的，硬邦邦的，风一吹，立刻发出一片干脆的、哗啦啦的金属般的碎响，仿佛在自己的成长欢呼。

茅盾先生曾礼赞白杨树，在北方风雪的压力下，它们依然保持着“倔强挺立”的姿态。它们没有婆婆的姿态，没有屈曲盘旋的虬枝，但它们却是“伟岸，正直，朴质，严肃，也不缺乏温和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。”这“温和”，是它们对这片土地深沉的、不言的爱。

小时候，白杨树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，是田埂、村头、院落里最寻常的风景，是陪伴我一起长大的光阴。如今，我才明白，那最初关于“挺拔”的印象，并非来自课本，而是来自那沉默不语的白杨树。它们以一种不言不语的方式，将正直向上的渴望悄悄埋进我幼小的心灵。

时光荏苒，每当我看到这些高个子的白杨树，我都会忍不住微笑，心里默默感谢它们，感谢它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，陪伴着我，也陪伴着这片土地，一起成长，一起迎接每一个美好的明天。

